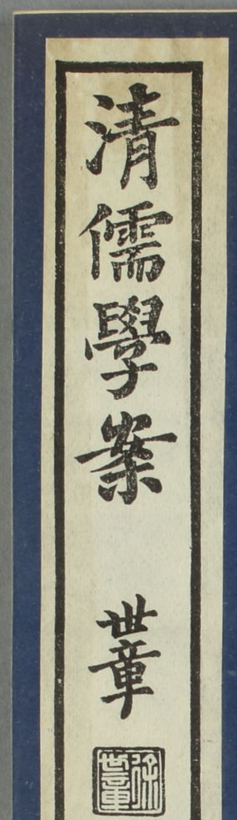
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36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36

清儒學案卷七十六

艮庭學案

天津徐世昌

疑古文尚書之僞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
郝京山梅鷟繼之清代自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惠定宇
古文尚書考出乃於其作僞之迹勦竊之原發明無遺艮
庭受學於惠氏又爲之刊正經文疏明古注論者謂其足
補閻惠所未及焉述艮庭學案

江先生聲

江聲字鱷濤改字叔澐號艮庭元和人兄筠字震滄乾隆壬午
舉人博雅好古長於三禮三傳著有讀儀禮私記多取敖繼公
郝敬萬斯大諸家說異於注疏者訂其是非而亦時出新意戴

東原金輔之甚稱之先生七歲就傅讀書問讀書何爲師以取科第爲言先生求所以進於是者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褫不解衣帶至自滌穢窬視穢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歿時少讀尚書怪古今文不類又疑孔傳非安國所爲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集注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表也經文注疏皆以古篆書之嘗著六書說自書勤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時王侍郎昶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先生督部延致家塾先生爲刊釋名爲之疏證亦以古篆書之又嘗舉經子古書俱緪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緪又著論語質三卷恆星說一卷艮庭小慧一卷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四年卒年七十有九子鐐字貢廷號補僧世其學

參江藩漢學師承記　孫星衍撰傳

尚書集注音疏述

六藝定于孔子皆阨而後興而尚書之阨爲尤甚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生求其書獨得二十八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張生歐陽生傳其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遷傳至勝爲大夏侯建爲小夏侯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其業至曾孫高爲博士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尚書依伏生篇數歐陽氏則分般庚爲三爲三十篇是爲今文尚書于孔子所定才什三爾武帝時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

之以合于伏生之書共爲博士之業故夏侯尚書二十九篇歐陽尚書三十一篇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古字也其尚書多于今文一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內九共分爲九則出八篇爲二十四篇是爲古文尚書于孔子所定爲過半矣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則雖入于祕府未列學官博士不欲習之故稱逸書亦稱中古文其傳之者都尉朝兒寬竝受學于安國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惲惲授桑欽成哀時劉向劉歆相繼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歆欲立古文之學博士不可歆移書太常切責之卒不果立後漢傳古文者賈徽受學于涂惲以傳子逵孔僖者安國後也能傳其家數世之學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皆習古文杜林又得西州桼書互相考證以授衞宏徐巡而馬融亦傳其學鄭君康成始先受古文于張恭祖既又遊馬融之門則固淵原于孔氏而又津逮夫杜氏桼書者也其作注者則有張楷作訓者有衞宏賈逵作傳者有馬融故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疋材好博既宣之矣乃馬融書敘云遜十六篇絕无師說豈都尉朝庸生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誼與抑豈先有其說而後亡之與彼張楷之注衞賈之訓竝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與厥後康成作注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其書分般庚太誓皆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計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豈二十四篇之誼未有聞于師而不敢以己意說與抑豈殘缺失次不可讀與乃有王肅者後

鄭君而起嫉鄭君之名而欲弃之輒爲異說以詆毀多見其不知量爾于鄭君庸何傷哉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氏傳析二十八篇爲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傳合于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敘引冠篇端其亡篇之敘列次其間雖末由知爲之者爲誰而其說輒與王肅合竊以爲當作俑于肅也于時師資道喪哲人云亡學者既无卓識且喜新異遂翕然信奉以爲孔氏古文于今乃出自是而西漢之古文寖以衰微矣然猶未絕也南北兩朝之時鄭所注者與後出之孔傳迭爲盛衰至唐貞觀詔儒臣纂五經正義孔穎達輩誤以梅賾所上之書爲壁中古文而爲之正義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斡棄周鼎而寶康瓠由是孔氏之古文亡而鄭氏三十四篇之注亦與之偕亡矣於戲尚書之阨一至此哉

聲竊愍漢學之淪亡傷聖經之晦蝕于是幡閱羣書搜拾漢儒之注惟馬鄭王三家廑有存焉外此則許愼之五經異誼載有今文古文家說然其書已亡所存廑見它如伏生之尚書大傳則體殊訓注閒有解詁而已爰取馬鄭之注及大傳異誼參酌而緝之更傍采它書之有涉于尚書者以益之其王肅注與晚出之孔傳本欲勿用不得已姑謹擇其不謬于經者閒亦取焉皆以己意爲之疏以申其誼然猶廑得什之三四也自重光大荒落之秋以迄元弋敦牂之冬成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諸篇暨百篇之敘至般庚則以漢注絶少而中輟者久之既念一匱之覆終不足以發古誼存絶學乃復以己見探討經誼精孰詁訓又自柔兆閹茂之夏迄彊圉大淵獻之夏周一歲而成般庚以後二十餘篇之注并前所緝者亦重加釐正其亡篇之

遺文有散見它書者則幷其原注采之各隨其篇弟而傳廁其間其无篇名者總列于後爲書十卷幷百篇之序一卷逸文一卷凡十二卷而疏則猶未皇也將更須三載庶幾卒業矣乎若夫幽莠亂苗武夫類玉必區別而斥之蓋祛異尚闢邪說所以尊聖經也紹前哲開來學莫大于是聲雖不敏敢不力焉是爲述

尚書集注音疏後述

古人之交古人之常言也道之于口聞者靡不知筆之于書讀者靡解无庸傳述爲也乃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異或一字而解多涂或數名而同一實聖賢懼後學之河漢前言也于是爾疋有作而故訓興焉兩漢諸儒咸據之以解羣經繇是傳注迭興而經誼賴以明矣于時風氣醇古語雖達而未詳意雖摛而未密後之學者欲爲引申其說故自南北朝以至唐初誼疏迭出而傳注又賴以證明矣凡此皆後人疏前人之書未有已注之而卽已疏之出于一人手者有之自唐明皇帝之道德經注疏始吾師惠松崖先生周易述融會漢儒之說以爲注而復爲之疏其體例固有自來矣聲不揆檮昧綜覈經傳之訓故采摭諸子百家之說與夫漢儒之解以注尚書言必當理不敢衒奇誼必有徵不敢欺世務求慝心云爾顧自唐宋以來漢學微甚不旁證而引申之趾不以爲孟浪之言奚以信今而垂後則疏其弗可已也矣歲在彊圉大淵獻之六月尚書集注始成擬更三載而成疏乃距今昭陽大荒落之五月六周寒暑而卒業焉唯曰庶無負昔聞之師說云爾敢竊比先師之周易述睎附著述之林哉聲又述纂疏之意云

釋名疏證跋

制府畢公簒釋名疏證會萃羣書以校正其文援引經傳子史以證明其說并補其遺續其未有刊本寄歸招聲在其府中重加審正聲幡閱其書歎其精雀淵博洵足垂範將來謂若用許叔重說文解字之字體重刊行世俾有志者得藉此書以識字則嘉惠後學之功豈不益大因修書以請于制府願任鈔寫之勞董剞劂之事適制府復有刪改之本即以寄示屬鈔于是書之帀三月而竟

附錄

先生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泰誓三篇世無具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寖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辨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泰誓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尋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顒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麰帝命率育即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子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泰誓曰聿求元聖與之

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拳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摭拾典籍以襲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殼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

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 漢學師承記

先生復孫淵如書曰閱堯典質疑喜甚蓋拙刻散布者多矣其得之者以字不通俗而不能閱者有之其僅僅涉獵者亦有之其能潛心閱竟與夫愛之而反覆數四者亦皆有之未有如足下精研討論尋求閒隙以相駁難者蓋所貴乎朋友者貴其能箴規訓誨匡所不逮也所樂乎朋友者樂其砭我之失況我以善也意見時有不合固無取乎盡合不合則辯論生辯論生則誼理明是此書之幸也聲何幸而得此于足下乎但拙刻已成不能追改惟冀足下刻此質疑以弟所辯者分條散附其閒亦足勒成一書以垂後顧今惟堯典一篇爾以後悉求教正陸續見寄弟再辯焉弟樂聞己過決不護短想足下必不吝教也 閻若璩字

堂集贈言

先生既孤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悅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嘗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並舉稿本付之孫星衍撰傳

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爲書延先生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同上

先生不爲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不肯用俗字其寫尚書瀍水字蘘字不在說文瀍據淮南作廛蘘據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同上

艮庭家學

江先生沅

江沅字子蘭一字鐵君艮庭孫貢廷子優貢生金壇段大令玉裁平上入分合相配曰此表惟江叔澐祖孫達其意耳外此恐無人知之先生先著說文釋例後段屬以其十七部諧聲表之列某聲某聲者爲綱而件係之聲復生聲則依其次第爲說文解字音韻表十七卷凡段氏之譌者亦加駁正焉嘗從彭進士紹升游得古文之法又工塡詞先後一游閩粵餘則里居教授時爲多卒年七十二參蘇州府志

說文解字音均表弁言

倉頡沮誦爲黃帝史官典文字鳥迹獸迒繼以蟲魚古古相積屢變而不可考是以封禪大山七十二家孔子多不識者古文大篆蓋行于周之始衰許氏以爲漢代暴秦承用隸體卽大篆亦將廢棄故因當時之體采通人之言溯古籀之迹作說文解

字其意蓋尚書載堯以來史記託始五帝之義而以秦漢小篆爲主則鄒卿子法後王之義取其適於時用也

六書之義其始之也亦不同時許氏敘既言之矣蓋當造字時無形可象而有事可指則爲指事以少御多之法也如一二之爲數凡數之一二統焉上下之差凡事之上下統焉其所統既多則其字必少理固然也象形則象一物之形而已其不可以月爲日以羊爲牛者亦勢固然也故其字較多於指事之字此二者其始造字之所用也既而事不可勝指形不能徧象則合二者而爲會意爲形聲於是有半形而半意焉有聲而兼意焉不兼意焉所以濟指事象形之窮而用之不勝用者也而形聲尤便於滋益故其體獨多論說文解字者不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指事太少形聲太多凡象形會意之事多傳會以爲指事而形聲則又多傳會於會意於是六書之義紊而六書之體亦乖矣

自造字已來字體屢變許氏說文解字出而六書之義明後雖屢變其本可循也至於聲音亦有然者楚語於菟今無其語吳言矢胎茲少其音闕語非燕蠻言異鴃古音尚易識乎許氏形聲讀若多得其本音後人多疑其皮傅穿鑿亦會讀其所謂博訪通人考之於遠爲遠有端緒者乎蓋其所從來者與易詩書相表裏是可藉以審古音也據詩三百篇之音而覈諸許氏每字之聲以類次之不復爲唐以後諸韻書所淆惑段氏之功鉅矣

所謂以秦漢爲主者如遷豐居岐臨水依山也而段借豐字岐字周時以水名地以山名邑也灃酆及郊皆漢字也許氏以爲

庶務綦緐叚之不勝叚別造之而得理故收列之若因許氏而
改經書之豐爲酆岐爲郃是據後以改前矣至如衰之爲縗因
借雨衣而加糸爲別它之爲蛇因借自他而加虫以殊皆識之
以見變古蔑理之所由也

許氏有變例一字建首其下从某者皆由之得義其常也獨於
鳥部不然以所貴者皆象形而類列之故烏與焉皆不云从鳥
而於焉字說解中明之也段氏但申其所貴象形不言變例蓋
以形聯猶以義聯也鬲岐之重文亦重文之變例也許氏欲明
今之邠郊卽古之豳岐字故詳說之段氏遂以爲馬腫背欲逐
豳岐二字入山部則其於鳥部三字亦未必悟其爲變例矣

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四者用以造字之法也轉注叚借二者字
既造而用之之法也數字一義爲轉注一字數義爲叚借其說
不可易矣轉注叚借二者不能見於錯畫之中則其爲用字之
法又何疑哉其不可以說文解字之部首當建類一首之義凡
某之屬皆从某當同義相受之義者許氏建類一首二語解古
人轉注之意非申己所作說文解字之例也許氏遵古六書而
作說文解字非六書之義因說文解字而後有也轉注叚借之
義在周禮保氏說文解字之分別部居在後漢安有周之保氏
爲後漢許氏作說文解字例哉是故爾雅之始也君也等爲建
類一首初哉首基林烝天帝等爲同意相受東原戴氏之說誠
如日月之出而燭火可息矣

古人作字所以利用也有是物有是事因作字以命之物日益
眾事日益緐故字亦日益多而取孳乳爲義也許氏因屈中止
句馬頭人人持十之說甚倍六書故作說文解字以辨之明古

人造字之恉卽教人以造字之法也非禁人以說文解字之外不得復有字也觀於部首以下有不列一字者而仍曰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可知矣

支脂之之爲三眞臻先與諄文欣魂痕之爲二皆陸氏之舊也段氏謂前此未有發明其故者遂矜爲獨得之祕故於說文解字嚴分其介以自殊異凡許氏所合韻處皆多方改使離之而一部之與十二部亦不使相通故商之讀若祕改爲逼肊之乙聲刪去聲字必之弋亦聲改爲八亦聲而於開章一篆說解極一物三字卽是一部十二部十五部合韻之理於是絕不敢言其韻直至亥字下重文說之也十二十三兩部之相通者惟民昏二字爲楩故力去昏字以就其說而其尤苦心孤詣者臭字由聲由聲十五部也而有緐字从之得聲而緐卽古綦字在一部

遂改臭字爲由聲以避十五部與一部之合音凡此皆段氏之癥結處也

臼从𦥑𦥑其形兩開瓟僅三田其聲半取分形可明不必全字半體已足無庸省聲可知反丮反邑都已闕音鞫聲飢聲奚須析兩秋得龕聲明於籀體西歸谷部證以古文便悟家之取豭哭之从獄必非强解定有受之導仍入寸羌歸羌次羌復列羊一爲古籀一爲小篆部分雖隔字必兩歸或篆體未收存諸他解或重文不見附在餘言如洴皖諸文說中不廢燮鹵等字解下附存又況變有兩音戀嫋同用鞀分雙部革鼓俱收矢云似米典爲大册但存其說不著其文且有說解之內體用互陳聯貫之文詳略殊致是故所以之字不必贅增渾舉之言無須盡一秩本來音食先粒讀不應刪去以失古音牽改从干毋增多

解不如仍舊以免鑿空凡此之類許無達例段喜更張今古代遷難爲理董

入隔數朝無從面質義有難釋必當闕疑自恃精淹蔑視古哲改此就我易彼作證以己助己古義遂亡同我則標不合斯諱分韻無說易古以通戴已作俑段遂效尤凡此紕謬略箋其失非敢遂爲蠡蠡之撼實恐古人受誣後學滋惑

既考古音當究古籍上據三百中馮說文下承陸氏得其竅要斧以斯之偶有未諧黃河一曲舍此不講求諸会昜泥於喉舌徵諸字母信彼等音七類九類有入無平不古不今蓬心瓠落難以程式餉彼後賢部分十七大致已明茲故不移仍其舊貫段氏論音謂古無去故譜諸書平而上入今次說文得聲以貫來流爲麥特出於之而爲悤音丕得不讀古今音異輕重難分卽如譜中來猷在入夕惡在平若以區分必成矛盾不如合之以省穿鑿沅意古音有去無入平輕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上入之字少於平去職是故耳北人語言入皆成去古音所沿至今猶舊非敢苟異參之或然

若膺先生由小學以通乎經學功深力邃擇精語詳鑽仰彌年高窶莫罄眞集諸家之大成者沅出入其門數十年略窺豪末所有異同之處當時面質親許駁勘故敢以蚍蜉之撼效涓埃之誠凡疏中不言沅案者皆先生所自注或先生所說也

說文解字注後敘

段先生作說文解字注沅時爲之校讎且慫恿其速成既成又日望其刻以行也癸酉之冬刻事甫就而沅適游閩至是刻將過半矣先生以書告且屬爲後敘沅謂世之名許氏之學者鍥

矣究其所得未有過於先生者也許氏著書之例以及所以作書之恉皆詳於先生所爲注中先生亦自信以爲於許氏之志什得其八矣沅更何所言哉先生命序之意蓋謂沅研誦其中十有餘年矣作篆以正其體編音均十七部以諧其聲必有能以約而說詳者沅於是卽所見而隿之曰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矣經史百家字多段借許書以說解名不得不專言本義者也本義明而後餘義明引申之義亦明形以經之聲以緯之凡引古以證者於本義於餘義於引申於叚借於形於聲各指所之罔不就理致謐之譌衍竄袧之譌奪罔不灼知列字之次弟後人之附益罔不畢見形聲義三者皆得其雜而不遝之故焉繇是書以爲的而許氏著書之心以明經史百家之文字亦無不由此以明孔子曰必也正名蓋必形聲義三者正而後可言可行也亦必本義明而後形聲義三者可正也沅先大父艮庭徵君生平服膺許氏著尚書注疏既畢復從事於說文解字及見先生作而輟業焉沅之有事於校讎也先徵君之意也今先徵君音容既杳先生獨神明不衰靈光巋然書亦將傳布四方而沅學殖荒陋莫罄高深瞻前型之邈然幸後學之多賴愉快無極感慨從之至於許書之例有正文附見于說解者有重文附見於說解者此沅之私見而先生或當以爲然者也附于此以更質諸先生

艮庭弟子

顧先生廣圻 別爲思適學案

江先生藩 別爲鄭堂學案

徐先生頲

徐頲字述卿一字少鶴長洲人嘉慶乙丑一甲二名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少從艮庭游傳說文之學著有經進文及詩文

鈕先生樹玉

鈕樹玉字匪石吳縣人居邑之洞庭東山隱於賈篤志好古不爲科舉之業精研文字聲音訓詁之學謂說文一書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後人以新附淆之誣許君矣因博稽載籍著說文新附考六卷續考一卷如琱卽瑵緻卽纕塾卽壇乃後代增加刹卽剎拋卽抱乃傳寫譌溷打卽朾辨卽瓣勘卽戡乃吏牘妄造一一疏通證明之而其字之不必附不當附者瞭然如視諸掌又以段大令玉裁所注說文與許氏原書不合者約有六端因著段氏說文注訂八卷凡所舉正皆有依據他所著尚有說文考異若干卷書成後未及刊布今藏原稿於家參史傳說文新附考錢大昕序

段氏說文注訂自序

段大令懋堂先生注說文刊成余得而讀之徵引極廣鉤索亦深故時下推尊以爲絕學然與許書不合者其端有六許書解字大都本諸經籍之最先者今則自立條例以爲必用本字一也古無韻書今創十七部以繩九千餘文二也六書轉注本在同部故云建類一首今以爲諸字音恉略同義可互受三也凡引證之文當同本文今或別易一字以爲引經會意四也字者孳乳浸多今有音義相同及諸書失引者輒疑爲淺人增五也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引說文多誤韻會雖本繫傳而自有增改今則一一篤信六也有此六端遂多更張迴非許書本來面

目亦不能爲之諱也余昔著新附考又著說文考異曾以就正
今注中多有采錄余於說文之學自知淺陋無足重輕然專以
玉篇諸書參校異同實自余始茲錄其尤甚者若干條竊加平
議釐爲八卷曰段氏說文注訂閒有拈出余說者以明余之非
敢掠美也

艮庭交游

王先生昶 別爲蘭泉學案

錢先生大昕 別爲潛研學案

王先生鳴盛 別爲西莊學案

畢先生沅 別見蘭泉學案

段先生玉裁 別爲懋堂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余先生蕭客 別見研谿學案

子蘭弟子

雷先生浚

雷浚字深之號甘谿吳縣人歲貢生候選訓導性至孝咸豐七
年父卒官山東時羣盜如麻道路梗塞先生千里奔喪奉柩以
歸少從子蘭游通小學工篆書中年棄舉業閉門著書先後成
說文外編十六卷說文引經例辨三卷韻府鉤沈五卷睡餘偶
筆二卷乃有廬雜著二卷道福堂詩集四卷續集三卷後八家
文鈔二十八卷光緒十五年貴筑黃布政彭年刱建學古堂聘
先生主講席嚴立課程首經史說文文選等書升堂講論如晦
得月門下士翕然以樸學相尚十九年卒年八十 參郘亭鑑撰傳楊峴撰

說文引經例辨

說文引經之例有三一說本義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相發明者也一說假借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不相蒙者也一說會意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不相蒙而與其从某从某某聲相蒙者也長洲潘茂才鍾瑞歸自湖北以崇文書局新刻嘉定陳孝廉瑑說文引經攷八卷視予予聞陳君名四十年矣遺書幸出欣然受而讀之及展卷則厥病有六不知說文引經之例有三而以爲皆說本義一也其尤紕繆者欲改孟子罔市利爲賈市利推其由蓋緣說文賈篆下引孟子罔市利語說賈字所以从罔之意陳君不知其說會意而誤以爲說本義故也異文有正假之異有古今正俗之異正假者其字本非一字特以音近相通如大學引書克明峻德書作俊引詩棻竹猗猗有斐君子詩作綠作匪是也古今正俗者如論語不亦說乎之說孟子作悅出則弟孟子作出則悌是也陳君不知而一切以爲古今字則如峻俊棻綠斐匪諸字何字古何字今乎二也有正字又有假字謂之正假而假字有無正字者許君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無正字之假借其義從本義展轉引伸而出故訓詁家謂之引伸此特言其大凡無正字之假借亦有無義可引伸者如萬之本義爲蟲而假借爲千萬曷之本義爲誰而假借爲履曷是也然此類不多而於六書則屬假借元和朱氏駿聲譔說文通訓定聲以許氏之案非述而不作之義曾文正公文集中有復朱太學孔揚書闢其說有正字之假借但取聲而義不必通如左傳鹿死不擇音朱氏專以此類爲假借注所謂古字聲同皆相假借也若音之本義爲聲蔭之本義爲艸陰地豈可通乎陳君不知而一切曲說以通其義三也何謂本義說文所定一字一義是也其義多與其字之形相應故謂之本義從本義展轉引伸而出者謂之引伸義又

有假借義如音字本無莽蒼之義因左傳借音爲蒼故杜注不得不以莽蒼之處釋之而莽蒼之處爲音字之假借義陳君似亦不知故其論義往往置說文本義不論而泛引他書之引伸假借義以爲某字本有某義四也繁稱博引飫於義之不可通者曲說以通之至穿鑿則於字之明明聲通者曰不可通不當假借五也稱引繁而無法檢原書多不合六也而其書已版行且以其有時名也恐疑誤後學故取說文引經九百六十有五條分爲三科與陳君各自成書亦與山陽吳氏玉搢丹徒柳氏榮宗各自成書蓋吳柳兩家書雖非陳君比而於說文引經分三科則均不知也又元和陸氏嵩亦有一本其書未刻訪其後人則其稾已於兵燹中散失僅略談其體例與予書不同此外又有一本則予未見亦不必見也

韻府鉤沈自序

國朝字典三十六卷補遺一卷備攷一卷約字五萬餘今通行本詩韻僅可五之一字不備則字之音義亦必不備乃時俗尊信詩韻雖幼所誦習之四子書五經其音讀有不見於詩韻者亦舍所誦習而從詩韻道光中平江書院某山長以詩韻風字無仄聲遂并春風風人下風字亦欲讀平聲凡作仄用者概以失黏論而詩小序風風也下風字實去聲亡友劉明經禧延最精韻學閒與論此事劉子曰今韻不特非沈韻并非平水韻乃元陰氏之韻府羣玉陰氏著書之意在韻腳不在韻故聯緜字細縕則有縕無細匍匐則有匐無匍邂逅則有逅無邂蠛蠓則有蠓無蠛說文作蠓亦無蠓蟋蟀則有蟀無蟋蝙蝠則有蝠無蝙皏皪則有皪無皏廖廓則有廖無廓此類不可以枚數明初洪武正

韻不行學者取此書便於押韻遂沿用至今夫用之取便押韻古人著書之意也某字詩韻無平聲遂曰無平聲某字詩韻無仄聲遂曰無仄聲豈古人著書之意哉古人始慮不及此也雷浚曰然敦字十三音今韻僅收其四則其不求備可知也茲距劉子之殁餘二十年予亦年開八十或長夏枯坐或冬夜老鰥不寐追憶十三經字有今韻失收者得如千字泛覽史漢文選諸書得如千字勒成一書用前人古經解鉤沈小學鉤沈之例名曰韻府鉤沈非謂遂可施於場屋也特學者不可不知耳

雜著

說文同意諸字說

六書有會意而無同意同意出許叔重說文解字敘其說轉注也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學者求其解而不得謂考在老部其義即訓爲老考老同意果如其說則木部从木諸字即訓木水部从水諸字即訓水皆同意即皆轉注然而彼固會意也非轉注也則許君所云同意似不如此也且爾雅釋詁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三字同意固然矣黃髮齯齒鮐背皆連二字爲義若析之則髮有髮義齒有齒義背有背義安得云同意知許君所云同意固不如此也然則許君所云同意奈何曰許君之書說文也解字也非如賈孔諸家爲經注作疏也請先以老部言之老部考也考老也耆老也耋年八十曰耋耆老人面凍黎若垢耆老人面如點也耇老人行才相逮壽久也孝善事父母者老字爲考耆八字爲老字之子而皆从老省老字之形不全獨其意則相承是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至耄雖同在老部而其字从老不省老字之形

全正與止戈爲戍人言爲信出字戈字人字言字其形皆全者爲一類會意也非同意相受也循是以推其最顯白者莫如犛部氂氂二字今試執二字問人曰是何从人必曰从犛毛从犛來此非其人之過也其字之形本爾也惟知犛爲西南夷長髦牛氂爲氂牛尾氂爲彊曲毛三字有相生之理則氂氂之形雖从犛而其意實由犛而來故說文不从犛而从犛省許君不立犛部而立犛部也其發揮同意相受之恉至明顯也循是以推谷部谷口上阿也凶舌皃从谷省爨部爨齊謂之炊爨鬯所以枝鬲者从爨省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畫部畫界也象田四界畫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畫省眉部眉目上毛也省視也从眉省冓部冓交積財也再一舉而二也从一冓省再并舉也从爪冓省筋部筋肉之力也筋筋之本也从筋省（似奪一字）筋手足指節鳴也从筋省高部高崇也象樓觀高之形高小堂也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亳京兆杜陵亭也皆从高省富部富滿也象高厚之形畐善也从富省稽部稽留止也稽特止也从稽省稽稽稘而止也从稽省橐部橐囊也橐囊也囊橐也橐車上大橐囊囊張大皃皆从橐省癘部寐寤而有覺也臞病臥也寐臥也寤寐覺而有信曰寤寐楚人謂寐曰寤寐而未厭寤孰寐也寢臥驚病也寢瞑言也寤臥驚也皆从癘省重部重厚也量稱輕重也从重省履部履足所依也屨履也屜履下也屐履屬屨屐也履也履屬也皆从履省歙部歙歙也歙歙也从歙省鹽部鹽鹹也鹽河東鹽池从鹽省弜部弜弓弜也纚弼戾也紗急戾也糾不成遂急戾也皆从弜省皆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也諸字略備於此矣而亦有不能無疑者瓜部瓜瓜也以下从瓜會

意之字凡八而瓠獨別爲一部瓢字屬焉从瓠省夫瓢獨不可入瓜部从瓜會意而必从瓠省乎說文有鹵部簋鹹二字入焉皆从鹵會意而鹼獨入鹽部从鹽省夫鹼不可入鹵部从鹵會意而从鹽省乎又酉部酋就也象古文酉之形酒就也从水从酉酉亦聲夫古文酉之形作卣所謂卣爲秋門萬物以入者也當製字之始卣義與酒義絕遠後變卣爲酉又加水爲酒故酒之爲字水意而酉聲說文當云从水酉聲不必从酉酉亦聲也酒下醑醴釀醞等凡六十五字皆酒之屬皆从酉會意而从酉實不能會意疑當於水部下別立酒部醑醴等字屬焉不从酉而从酒省則醑醴等字亦同意相受字也然而許君未言也或狃老部老考也考老也以是爲同部同意而別舉衣部裼但也人部但裼也以是爲異部同意如此則以互訓爲同意是說也

窺未敢附和云

清儒學案卷七十六終

清儒學案卷七十七　天津徐世昌

西莊學案

西莊與定宇游其學亦出惠氏平生奉康成爲宗旨治尚書尤專家漢儒家法於茲復見考史以事實制度名物地理官制爲重而於治亂所關賢奸之辨及學術遞變多心得焉述西莊學案

王先生鳴盛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號西莊晚更號西沚嘉定人乾隆甲戌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大考第一擢侍講學士典試福建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坐差後回京多用驛馬被論左授光祿寺卿母喪歸以父老遂不復出嘉慶二年卒先生初從沈文

慤德潛受詩法既復與惠定宇棟游博通經史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士皆崇注疏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經注出於魏晉人未爲醇備乃撰尚書後案專宗鄭康成謂東晉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東晉所獻太誓固僞而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徧採諸書所引鄭注鄭注亡逸者以馬王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鄉壁虛造間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周禮軍賦說考周王畿鄉遂之分溝洫井田之制卒伍徒役之法次及邦國並春秋時魯齊晉諸國不悉遵周制援引漢以來至近儒之說考訂詳確而一衷於鄭氏其與鄭氏有異同者必辨而正之又撰十七史商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又撰蛾術編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仿王深寧顧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博贍焉詩文初刻爲西莊始存稿別出爲日下集竹素園詩晚自定爲西沚詩文集

參王昶撰傳
錢大昕撰墓誌

尚書後案序

尚書後案何爲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者卽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

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書本二十八太誓別得之民閒合于伏書故二十九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又于其中分盤庚太誓各爲三分顧命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鄭具述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也自安國遞傳至衞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亡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

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皐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爲三十三篇并撰孔傳蓋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亡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亡矣予徧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晰其非折中於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嘻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予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矣若云有功于經則吾豈敢

十七史商榷序

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訖五代史宋時嘗彙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揚搉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爲改譌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蹟詮解蒙滯審覈踳駁以成是書故曰商榷也舊唐書舊五代史毛刻所無而云十七者統言之仍故名也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界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蹟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爲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學問之道求于虛不如求于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于能得其實焉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讀史之法與讀經小異而大同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爲與奪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亦猶是也故曰同也治經斷不敢駁經史雖子長孟堅苟有所失無妨箴而砭之抑治經豈特不敢駁經而已經文艱奧難通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佗徙至于史則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論裴駰顏師古一輩乎其當擇善而從無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異也要之二者雖有小異其總歸于務求切實之意則一也予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二紀以來覃思史事購借善本再三讐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

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蹟之實也都爲一編總九十八卷別論史家義例崖略爲綴言二卷終焉予豈有意于著書者哉不過出其讀書校書之所得標舉之以詒後人初未嘗別出新意如所謂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與夫强立文法擅加與奪褒貶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學者每苦正史繁塞難讀或遇典制茫昧事蹟繆葛地理職官眼眯心瞀試以予書置于其旁疏通而證明之或不無小助也歟

蛾術編

南北學派不同

南人輕浮淺躁北人沈潛篤實南人虛夸誕妄北人誠樸謙謹故學尚不同兩漢三國經師林立南人惟一虞翻包咸韋昭亦可備數其餘大儒皆北人此謂傳注也若夫義疏之體起南北朝而所宗主者南北亦大不同魏儒林傳敘首言立學置生徒幸太學釋奠講經等典故而末段則略舉諸儒姓名云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立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盛行於河北此段乃經學中第一緊要關目何以從未有人理會到此予爲拈出學者急須著眼周易當以孟喜虞翻爲主鄭康成于此經卻未爲精詣然鄭易究與孟不甚相遠北學既宗鄭易則孟亦在其中能發揮孟者虞翻爲最善翻實南人若無翻于北亦何能研究乃爾至於北朝崇尚鄭注書詩三禮論語孝經服注左傳何注公羊其擇取允當

絕倫並何注公羊疏亦疑徐遵明作信乎經學之在北不在南也下文又云王肅易亦閒行焉肅當作弼又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于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隋儒林傳敘首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段通論南北學尚之異挈領提綱亦頗能得其總要然于何休公羊竟不齒及則其標舉北學已遠不及魏收愚前論公羊疏必係北朝精于實學篤守師法之人所爲若徐遵明是今觀魏收言何休公羊盛行於河北愚說猶信乃作隋書者于此疏竟夷然不屑置若罔聞無識之甚至其評斷云南得英華北得枝葉大有揚南抑北之意殊不知王易僞孔書杜左經中之蟊賊也反以爲英華何哉此種議論必出于劉焯劉炫隋書唐人所修彼時徐學漸熾古學漸微幸而詩則並主于毛氏禮則同遵于鄭氏四經得以長留天地間并公羊亦未蕩廢然而十一經中古學已亡其五數千百年之下撫卷三歎能不深惜之

南豈無良儒皆衍北學之宗風北亦有漫士實中南人之蠱毒北齊儒林傳敘首云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魏書云王弼易亦閒行焉與此所云師訓蓋寡正合王弼三國魏志無傳僅于鍾會傳末附綴六句述其

注易及老子而已周易衆經之弁冕其注若當時人皆尊信雖陳壽亦不敢略之如此弼北人而其學不能行于北但能行于南可見北人亂道亦必須南人附和方能行也從曹魏直至李唐方以弼注爲主公然盡廢漢經師舊學此眞事之奇者裴松之注采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敍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聞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闡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盛乃有此侃侃正論抑何明確會嘗論易無互體弼亦擯互體故史家以弼附于會傳繫辭曰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若無互體六十四卦只說六十四事何足以彌綸天地經緯萬端乎南齊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

國學置鄭王易國學下當有議字此下載澄與王儉書王弼注易玄學所宗今若宏儒鄭不可廢云云澄雖未能極口詆黜王弼想彼時江左玄風大扇故作巽詞然其云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元嘉宋文帝年號延之詩人文人而談經學宜其舛矣澄又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此兩節澄之說精妙絕倫說詳十七史商榷玄學者老佛也弼全用老佛以說易故澄爲此言魏儒林李業興傳云天平二年蕭衍親問曰聞卿善于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于深義不辨通釋五典五經也深義玄學也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北朝人好古守正如此宜王易不能行于北矣

前已引北齊儒林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仁等並
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
劉士元得費甝疏乃留意焉武平北齊後主年號鄭所傳正係
古文作史者無知反稱爲今文因其不注增多篇只有二十九
篇故混稱今文說文自序云其侅書孔氏古文也此眞孔非僞
孔僞孔出皇甫謐北人也蓋本于王肅予前言北人中南人之
蠹毒是也僞孔但能行于南不能行于北南人立學置博士歷
四百餘年始能流傳到北予前言北人或有亂道亦必須南人
附和方能行也南北朝信使交通北豈不知南有僞孔艮由北
人樸實寔使保殘守闕心惡孔書假託不肯信也
魏儒林李業興傳云天平四年蕭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洛中委
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圜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
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南北學尚託諸空言亦
見諸行事
北齊儒林傳敘首云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
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
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觀此則服氏在北朝頗盛名家魏儒林
徐遵明傳云知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乃往
讀之復經數載譔春秋義章三十卷遵明識之卓而取之精若
此梁儒林崔靈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先在北爲太常博士天監
十三年歸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
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會稽虞僧
誕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南史同靈恩起北雖歸南猶
崇北學彼僧誕又何責焉周儒林樂遜傳云字遵賢河東猗氏

人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左氏春秋大義大象二年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授東揚州刺史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遜著左氏春秋序論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服左出遵明其傳授之盛若此宜杜氏不能行于北矣

劉焯劉炫會通南北漢學亡半其罪甚大

學皆北是南非而易書左唐人廢北用南其端皆發于劉焯劉炫隋儒林傳敘首云二劉拔萃出類云云已見前又劉焯傳云少與河間劉炫同受詩于同鄉劉軌思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云云已見前又劉炫傳云縣司責其賦役吏部尚書韋世惠問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義並堪講授

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云云又史臣論云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于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合各條觀之凡作史者竭力推奉之語皆二劉大罪案也唐虞以下羣聖迭興直至周衰惟吾夫子爲生民未有之一人故學無常師自非夫子誰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金聲玉振集其大成而刪定五經乎夫子沒七十子各守其家法歷六國暴秦東西兩漢經生蜩起傳注麻列人專一經經專一師直至漢末有鄭康成方兼衆經自非康成誰敢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使學者知所歸乎自有二劉會通南北而漢學遂亡其半矣

兩漢立學十四家去取不公明說見十七史商榷唐人作九經

疏其去取亦謬推其故皆起于二劉

諸儒姓名孔穎達序與各史異

孔穎達各疏序舉作疏諸儒姓名予据毛鳳苞汲古閣板拈出又從任太學兆麟家秀才汝翰借明北國子監十三經注疏勘對相同又購得惠徵士棟用宋刻纂圖互注禮記本每葉板心有刻工姓名者挍毛板並用宋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同挍字句小有異者甚多而孔序舉疏家姓名則同考之各史多與穎達異穎達誤也如庾蔚之見隋經籍志梁儒林司馬筠傳周捨議禮引庾蔚之說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亦皆稱庾蔚之穎達作庾蔚誤沈重亦見隋經籍志周儒林有沈重傳又見此傳敍首北史亦有傳皆稱沈重穎達作沈重宣誤皇侃亦見隋經籍志梁儒林有傳其字作偘攷侃字見說文川部从仙从川外口部

品部人部皆無偘字南史亦作侃梁書偘字不知從何而來謬甚然此傳言侃爲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則其姓皇甚明穎達作皇甫侃誤徐遵明魏儒林有傳又見李業興傳中北齊儒林傳敍首李鉉傳中周熊安生傳中穎達作徐道明誤李鉉北齊儒林有傳云字寶鼎然稱名不稱字又見此傳敍首惟周儒林熊安生傳中嘗一稱李寶鼎其餘則未見穎達直稱李寶鼎者殆因南北朝人多以字行故邪熊安生周儒林有傳此傳敍首稱熊生此汎稱非名又見北齊儒林傳敍首隋儒林劉焯傳中北史儒林亦有熊安生傳末一段云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則此姓名甚著穎達作熊安誤沈文阿亦見隋經籍志陳儒林有沈文阿傳南史同穎達作沈文何誤

古書多亡于永嘉

經典釋文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按魏儒林傳敘首云自晉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惟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埽地將盡隋儒林傳敘首云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姓交爭經籍道盡德明云云謂立學已久者盡亡而魏書隋書尤明切隋經籍志亦云歐陽大小夏侯並亡于此時詳見尚書後案

采集羣書引用古學

古學已亡後人從羣書中所引采集成編此法始于宋王應麟周易鄭康成注及詩攷昔吾友惠徵士棟仿而行之采鄭氏尚書注嫁名于王以爲重予爲補綴并補馬融王肅二家人之後

案并取一切雜書益之然逐條下但采其最在前之書名注于下以明所出如此已足若宋元人書亦爲羅列徒以炫博予甚悔之而書已行世不及刪改門人嚴蔚豹人采集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所采家數自服虔賈逵劉歆以下約如干家豹人知有遺漏實能補之誠爲有功若哀六年引夏書維彼陶唐六句今在尚書五子之歌以爲太康時而本疏云賈服孫杜皆以爲夏桀之時豹人既引本疏足矣而尚書疏堯典篇目下疏亦云賈逵服虔注左傳亂其紀綱云夏桀時豹人未之及也此等如必重累舉之無益于事徒費筆墨亦何爲哉予既笑余蕭客之陋又深悔己之未能免于陋舉此一條爲例戒集古者勿蹈此若襄二十九年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見史記吳世家注豹人既引但周南關雎序

疏以此句屬服虔豹人未及雖服用賈語但左傳服爲主此類卻不妨重累舉之豹人嫌初刻有漏補緝重刻今觀二刻皆無此條若昭二十四年引泰誓紂有億兆夷人杜預云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疏但舉僞孔泰誓注夷人謂平人爲孔杜異解他無所及尚書疏卻言左傳服虔注以夷人爲夷狄之人杜預據竊服注極多而忌其名重擯黜不數最爲無恥昧心此條正攘竊者豹人但采本疏不參他經之疏故此條初刻重刻亦皆漏卻服虔此類則必不可不補者杜之竊服甚多不能備見舉一二以爲例

尚書多士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衛民爲三國攷襄二十九年左傳吳札觀樂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疏云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左傳此疏雖不引賈注然亦言賈逵以爲然若多士疏云云則的係賈左傳注且左傳疏引漢志于封弟康叔下刪遷北鄙衛之民于雒邑句賴多士疏方知此句出賈逵且并知下文又有分衛民爲三國句則漢志亦無竊謂班固與逵雖同時而逵稍在前據後漢書逵于顯宗永平中已獻所作左傳解詁若固漢書則于永平中方始受詔作之至章帝建初中乃成書出賈書之後約二三十年志文同于賈注

者乃固取賈非賈用固抑又思邶既紂子武庚所封鄘乃首倡逆亂連結武庚之管叔所封蔡叔但從之而已故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其罪大有重輕想邶鄘民皆從亂卽所謂殷頑民也是以遷之于雒而虛其地衛民則不遷康叔盡得三國地而民則但得衛一國民其情形如此漢以下討叛平亂遷其民事見史者甚多皆法古也嚴初刻重刻于貢注此條皆漏

偶見宋傅寅禹貢集解于荆州包匭菁茅引鄭注菁蔓菁也此乃鄭周禮注疏因僞孔以菁茅爲一物故引此說之疏明言鄭以菁茅爲一傳乃誤以周禮注爲尚書注又妄改莫菁爲蔓菁近人余蕭客遂據傳摭入古經解鉤沈書此以爲好古而不知所擇者戒

各疏中所引他經注非明眼不能採取如周禮春官天府疏采鄭康成尚書顧命注云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卽虞書典謨是也愚案王肅注以大訓爲虞書典謨僞孔傳同而鄭云禮法先王禮教典謨非專說禮也先王多矣不特虞也鄭意明明與王孔異且又不云典謨之類而云卽此是也此必賈公彥混取孔傳攙入鄭注中殊不知王肅有心動與鄭違僞孔專取王注故以虞書實大訓而豈可攙入乎近日余蕭客輯漢人經注之亡者爲鉤沈有本係後人語妄攙入者有本是漢注反割棄者書不可亂讀必有識方可以有學無識者觀書雖多仍不足以言學

尚書古今文

尚書古今文干古聚訟不休其信晚晉梅賾所獻本者皆無識陋儒既有疑之者直云書止今文二十八篇而孔壁所得遭巫

盡之難遂以失傳梅本乃後人假託此等議論于眞僞之辨全不能得其要領孔壁眞古文雖平帝暫立旋罷然藏在祕府劉向父子校書親見之班氏載之藝文志至東漢其學更盛杜林衞宏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大儒皆遞相傳授不絕其中增多者篇數則十六篇內九共分出八篇故亦稱二十四篇而非今之二十五篇也其篇目則有汨作九共諸篇而無仲虺太甲說命諸篇卽篇名之同者舜典亦自別有一篇而非今之分愼徽以下充之者也其與今文同有者則伏生二十八篇連民間所得太誓爲二十九篇又于其中分出盤庚二太誓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篇而非今之分爲三十三篇者也其篇總共五十八乃是二十四與三十四合爲五十八而非今之三十三與二十五合爲五十八者也其卷數則四十六卷乃是于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于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一卷爲四十六而非今之引序各冠篇首除序尙四十六者也彼既爲眞則此自爲僞自唐貞觀以後無一人識破直至近時太原閻先生若璩吳郡惠先生棟始著其說實足解千古疑團予小子得而述之既作後案遂取注疏釋文及史記漢書等臚列于卷首而辨之學者從是攷焉可以霍然矣孔壁眞書兩漢雖班班具在而不立博士馬鄭諸儒但注古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不及爲注是以延至魏晉之際其學又微皇甫謐名重晉初見此學之將絕也遂別爲改作且代安國爲傳卽今本也其意以有安國傳則馬鄭必爲所壓伏耳未幾而永嘉喪亂眞古文果亡東晉元帝時梅賾遂獻

謚本遽得立學矣然鄭氏所注三十四篇至唐尚存舊唐書孔
穎達傳云明鄭氏尚書乃其作疏不用鄭氏蓋僞本始盛于江
左至隋劉焯劉炫尊信作疏聲餘大張穎達尚依鄭則經且少
其半孰信而從之不得已用僞本漫指鄭所述古文逸篇乃張
霸僞書此蓋昧心以徇俗欺意而蔑古也自宋至明攻詆鄭學
者徧天下故辨孔之僞者猶有之而識鄭之眞者則無之嗚呼
古聖經典孔子手定秦火既亡其半幸而復出者兵亂又從而
滅之而僞託之書反得懸諸日月經之或傳或否其無定若此
吾輩著述惟自適己事耳不特當時無鍾期敢必後世有子雲
乎

唐石經尚書并非梅賾本惟說文所引爲眞

眞古文尚書已亡于永嘉東晉梅賾忽獻僞古文尚書案說文

自序孔子書六經用倉頡古文梅書既稱古文又自言出于孔
壁則其字似當從古然僞孔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
之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
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蓋科斗西
漢已失傳晉人安能假託故初獻即假稱安國改經文爲隸書
更寫以竹簡而不用古文隋經籍志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
國傳即此本也穎達作疏蓋用此本此雖非古文但云隸古則
亦必稍參以古字後玄宗時衞包又改從開元文字開成石經
用之直傳至今所以文字平易明順所謂開元文字者不但絕
異古文亦迥非梅書宋薛季宣忽出書古文訓苟逞胷臆絕無
據依固不足信若說文許愼既自言書僞孔氏皆古文也子沖
上書安帝云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攷之于逵作說文而逵實

傳孔壁眞古文尙書者愼必不肯欺人且其時王肅東晉皇甫謐一班作僞人未出故說文所引尙書與今本異者的爲孔壁眞本無疑大凡古書一經後人之手必遭變亂說文幸因小學放廢人皆束之高閣故未大遭改竄遺經之引見其中者誠至寶也

羣書所引尙書逸文可疑者及誤者

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說文木部楯字下引虞書同白虎通號篇引尙書曰不施予一人社稷篇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御覽引之以爲尙書逸篇也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說文辵部引虞書曰怨匹曰逑案左傳桓三年晉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疑卽指此逸書支部敲擊也從支高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敲兮市流切今周書無敲字亏部粵亏也審愼之辭從亏从宋周書曰粵三日丁亥王伐切案惟召誥有越三日丁巳其餘並無同者木部楷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楷子賤切今無攷心部懱輕易也從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懱莫結切逸文無攷後漢馮衍傳李賢注引周書小開篇曰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此所引本誤說

詳後案德枳以下文尤不可知以上各條諸書雖皆以爲尚書似是逸篇然多可疑者及誤者聊存以俟再攷

鄭康成所據地理志伏無忌作

予采集羣書中尚書鄭康成注又譔後案以疏解之中一條云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閒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郤多與續郡國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後漢伏湛傳玄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景崔寔等譔漢記余靖說似卽據此但後漢盧植傳

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譔補續則是卽無忌書二處皆但言漢記不言地理而靖斷然言之靖雖趙宋人恐別有所據

鄭康成說經會通衆家不拘一師

小雅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以爲刺幽王鄭改爲刺厲王其上節南山正月二篇已是刺幽王故鄭以爲毛公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疏引尚書中候剡者配姬以放賢剡卽豔妻爲證漢谷永傳永舉方正直言極諫對曰閻妻驕扇師古注以爲魯詩卽引詩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蓋魯作閻毛作豔魯作扇毛作煽然則豔與剡閻皆通女姓也下文永又並言抑褒閻之亂則以褒屬幽閻屬厲尤明後漢左雄傳載其疏亦云幽厲昏亂褒豔用權上並舉二王下並舉二后正魯詩說而李賢

注乃以褒爲衰姒豔爲色美不知此與左傳美而豔之豔字不同鄭康成先通魯詩注禮記時尚未得毛傳故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用魯詩說曰此衛夫人定姜詩觀其爲毛詩作箋既得毛傳後仍參用魯詩矣鄭又以番維司徒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司徒非番歐陽氏詩本義駁之謂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此則疏中代爲解云番爲司徒在豔妻盛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鄭語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事未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未爲后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歐陽氏未察耳宋人輕肆駁難而于九經義疏未暇周覽往往如此要之鄭毛詩箋既參用魯詩則于他經亦皆會通衆家不拘一師大儒而必守家法則學散末流而妄效大儒則學亂

煽字在說文火部新附此俗字也魯俗學毛乃古學豈有古學反用俗字之理明監板毛板皆作煽唐石經同蓋唐人所改

鄭康成意以左氏公羊爲勝于穀梁

穀梁傳序疏引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康成之于禮深矣又篤好讖蓋讖書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具在焉康成削其駔駿而擇其精者以證經故謂左氏善于禮者左氏據禮以通春秋者也公羊善于讖者公羊援讖以定春秋者也惟穀梁意取簡約專以演繹經文爲事而其他不復旁及焉則善于經而已矣康成蓋意以爲左氏公羊皆勝于穀梁乃俗儒反疑康成此言爲推尊穀梁豈不謬乎

尚書禹貢導山

禹貢導岍及岐至至于敷淺原僞孔分十二節此皆言導山也

古本墜落鄭注凋零首節僞孔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疏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此非鄭康成義鄭曰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案鄭云四列者鄭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爲陰列云云者西北爲陰東南爲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今鄭此注所分岍山西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王所謂維首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曰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荊山南條荊山有北有南有中可知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并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據鄭義則傳疏不可用矣且如前一段歷敘諸山至至于碣石而云入于海傳曰此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疏曰云此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洚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沇出王屋淇近太行恆衛滹沱滱易近恆山碣石之類也案傳云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

非言水入傳非是疏附會爲漳潞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
舉之山在平陸距水次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
古注不可易也又知西傾朱圉鳥鼠傳于西傾朱圉牽引積石
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西傾朱圉皆在
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又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
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
鳥鼠又爲治渭何不憚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爲治山
旁之水何須妄引總因僞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創新說遂生
支蔓或又添出導西傾之洮水白水欲補經所不及增成傳義
强作葛藤尤贅說也又鳥鼠在渭源朱圉在伏羌若從傳爲治
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或遂疑經文誤倒亦是
惑于導山卽所以導水之故耳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
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
朱圉山紛紛不一是朱圉山脈緜亙于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
鼠不可錯舉耶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村落中一小山亦非又
如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
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愚謂治山旁水一語便已了
然何勞複舉只因晉初眞書已亡皇甫謐一輩人造僞古文增
多二十五篇并造僞孔傳無柰鄭注入人已深恨不逐條皆與
立異而勢不能若此導山改作治山旁水自矜創獲遂不覺言
之重累至此試思如陪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並不經
此山則經自據山脈言之何得云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
耶凡治水施功之次先下流不先上源九州之次由東及西者
以九州之次卽治水施功之次也今導山則皆由西而東明係

指山脈言若云治山旁水則是施功先上源矣豈可通也

禹貢九州

禹貢冀州鄭曰兩河間曰冀州案兩河間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東西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爲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爲南河至大伾北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海爲東河然則東河之西西河之東爲冀州惟言兩河間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

沛河惟沇州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案沛自滎至菏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菏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

海岱惟青州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案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法云自岱東至海此至海疏云營州即青州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從東數至西故云自海西至岱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案蒙上海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于青州既言東自海西至岱則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西

淮海惟揚州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案海岸雖自東北迤而南而篇末云東漸於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故

鄭云至海以東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陽案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鄭意荆州北界起自荆山不越荆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

荆河惟豫州鄭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案南條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乃豫之南界

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案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爲南界蓋黑水在西徼外故梁雍皆以是爲西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西南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案鄭意以黑水在西徼外梁雍二州之西境皆至此爲界義已詳梁州也

九州未言水道

鄭于冀州末注云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然則每州之下浮于云云皆是巡行州境荆州言浮于江沱潛漢則荆州之境巡行已徧洛與南河是豫州地非荆州地矣逾洛至南河者爲將治豫故經敍荆州之下即記豫州也此篇九州先後之次即是禹施功之次水害大河尤甚禹先治河治所經地冀兗最下兗既淪沒冀爲帝都故先治冀次及兗次乃由青而徐而揚東方三州皆瀕于海水之委也故亦早治之揚則跨大江而南盡東南之地矣循揚而上故及荆豫梁州之地少

汎濫之水其功可緩故荆既治次及豫然後治梁雍州田上上故治之最後也近儒之說似以每州貢物皆會聚于州牧而總共運載至帝都者彼意蓋以一州土物產不一處必有總辦之人自然是州牧總共斂集用巨艦裝載物既累墜船又重大必須代爲籌畫便近道路無如禹時洚潦未必相通而近儒于兗徐則鑿鑿尋出二水相通之道矣禹時江淮不通故近儒于揚州則竟謂禹之貢舟用海運入淮矣漢洛不通必須陸路乃代爲籌畫忽添出丹水一層謂由漢入丹由丹至冢領山然後入洛矣梁州沔渭亦斷不能通則硬說禹時褒斜必有相通之道并謂其必有巧妙之法使舟可踰嶺而達從沔溯褒入斜以通渭矣至雍州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只得强改孔傳逆水西上作逆水而上謂是南北兩路貢船會于渭汭一并轉東進京

矣宋學之爲經害甚矣哉

附錄

先生歸田後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麕至鍵戶讀書不與當事酬接偃仰自得垂三十年（王昶撰傳）

先生登第時公卿交禮致之泰文恭薦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軍禮後自編爲周禮軍賦說阮文達收入學海堂經解中

同上

蛾術編原分十目其說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多爲王蘭泉采入金石粹編說系三卷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家乘後校刻全書僅列八門（蛾術編凡例）

先生因考史論學曰隋書經籍志敘首云經籍也者其爲用大矣不疾而速不術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

謂也按許氏說文自序云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隋書本此江式傳延昌三年式表曰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又高允傳允答景穆帝曰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語亦同韓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欲通古今賴有字亦賴有史故字不可不識史不可不讀十七史商榷

又曰聲音文字隨時而變此勢所必至聖人亦不能背時而復古文字雖易變然說文不亡則字學常存此書殆與天地無終極乎不虞其變也聲音雖易變皆變在未有韻書之前李登呂靜沈約諸人過小功大既有韻書亦不虞其變也蒼頡古文史籀大篆李斯小篆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隸吾從衆也惟於隸書中去其舛謬太甚者使不違古篆之意且於唐宋史鑑所無徐鉉新附所無之字屏而不用亦足矣古音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唐宋亦吾從衆也要惟讀周漢以前書用古音讀晉唐以後書用今音斯可矣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而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而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並行而不悖是謂通儒同上

又曰通鑑釋文馮時行序謂司馬公不用紀傳法律總敍歷代以事繫年粲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愚謂馮氏此言妄矣紀傳編年橫縱經緯不可偏廢司馬公雖欲上續左傳究以十七史爲依藉方能成通鑑豈有正史可無之意在其胷次耶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爲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爲功其情最爲可惡

司馬公秉性純篤安有此事時行極力推尊反失其本旨同上

西莊家學

王先生鳴韶

王鳴韶初名廷謂字夔律號鶴溪西莊弟諸生從西莊學著有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祖德述聞竹窗瑣碎禮傳堂文集翠微精廬小稾鶴溪賸稾西莊官翰林先生家居奉父母顏其堂曰逸野旁闢一室懸蓑笠以見隱居之志工詩畫爲文尚清簡西莊次江左十二子詩以先生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參王昶撰傳

王先生嗣穫

王嗣穫字斂夫號實庵西莊仲子諸生孝友傳家學著讀經隨筆西莊嘗取其說入十七史商榷西莊晚喪明久之始復明著述多出先生手校參嘉定縣志

西莊弟子

金先生曰追

金曰追字對揚號璞園嘉定人諸生受業於西莊推爲高第讀十三經注疏每有所疑隨條輒錄儀禮譌脫較甚先纂成儀禮注疏正譌十七卷以朱子通解爲主附以宋楊復圖元敖繼公說元陳鳳梧明鍾人傑兩鄭注本並取吳江沈彤山陰馬駟之說考訂詳備乾隆五十五年詔刊石經阮文達分校儀禮多采其說參嘉定縣志

費先生士璣

費士璣字玉衡號在軒震澤人嘉慶庚申舉人大挑貴州知縣權都勻通判歸卒於家少穎悟過目成誦五經三禮注疏背誦

無遺古禮異同言之如指掌兼治漢易受業於西莊及錢少詹大昕西莊尤賞之曰吾門下以璞園爲第一在軒次之惜著述多未就參蘇州府志

西莊交游

惠先生棟別見研溪學案

沈先生彤別爲果堂學案

秦先生蕙田別爲味經學案

王先生昶別爲蘭泉學案

錢先生大昕別爲潛研學案

曹先生仁虎

曹仁虎字來應號習庵嘉定人本姓杭氏其上世有幼孤依母居外家者因以曹爲氏先生少而好學於所讀書悉能貫串西

莊先生自負才氣俯視儕輩獨稱錢竹汀與先生爲二友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召試列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越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每遇大禮高文典册多出其手五十一年督學廣東明年遭母憂以毀卒年五十七所著有轉注古義考一卷又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蓉鏡堂文稾宛委山房諸詩集參錢大昕撰墓志銘

轉注古義考

六書中惟轉注之義古來說者判不相合約有數家自許慎說文以考說文从老省丂聲案凡字中从人上从毛下从匕老省變白也案老字篆文作耆即壽字篆文作鬊上从老省考也其意該而語簡惟於說文考老之外添舉耆字以見義徐鍇說文繫傳謂人毛匕爲老耆耆耋亦老故以老字注之

受意於老轉相傳注謂之轉注又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耄有鮐有耇有耉有耆耋並遵用許氏之說而耆耆耆耄耋諸字復從說文考老二字推廣之賈公彥周禮疏亦主考老之說而增一語曰左右相注故名轉注未及詳舉左右相注之義後人不知同意相受者乃字義之相注而但從字形求之裴務齊切韻以爲考字左回老字右轉陳彭年廣韻沿裴氏之說亦爲左轉爲考右轉爲老此轉注之一說也然說文於考字下从丂音攷亦作巧丂苦浩切說文氣欲舒出丂上礙於一也老字从人毛化匕呼跨切說文變也从倒人玉篇匕今作化本各有取義故徐鍇以左回右轉爲俗說郭忠恕以左回右轉爲野言毛晃謂考老下各自成文非反考爲老是左右轉形之說雖似遵用說文而已與說文之本義相違誠未可爲定論至於趙古則輩因此遂詆說文考老之非而實非許氏之誤也又有以

轉注爲訓詁者其說起於近世謂說文於考字下訓老也於老字下訓考也以二字同義者轉相爲注即名轉注此又一說也然轉注者本流注之注注字之解見徐鍇說文解字繫傳而誤以爲注釋之注六書各有本位必先有六書而後訓詁隨之是六書者母也訓詁者子也凡六書皆當有訓詁豈獨轉注一種爲然今乃以後起之訓詁配五書之本位于義既屬未安況考之訓老老之訓考爲許氏之文故謂之說文解字而六書在周初已有定名案衛恆書勢曰黃帝始作書契字有六義自黃帝至於三代其文不改顧野王玉篇表曰庖犧始成八卦倉頡肇創六文是造字之初即有六書之名亦未可以漢儒之箋釋爲造書之本旨也且攷說文之言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本從字首之相同者而言今即以考老互訓之例推之如福字訓祐祐字訓福而凡祿祉之與福同意者即以福訓之咽字訓嗌嗌字訓咽而凡唉噲之與咽同

意者卽以咽訓之遇字訓逢逢字訓遇而凡遭遘之與遇同意者卽以遇訓之憂字訓愁愁字訓憂而凡悁悒之與憂同意者卽以憂訓之凡若此類似有合於同意相受之說若踰越之互相訓待竢之互相訓問訊之互相訓謹愼之互相訓明照之互相訓始初之互相訓又非獨同意乎然部首各別字類各殊顯與說文建類一首之語相背矣蓋轉相爲注者乃造字之義而非解字之文若專以互相訓爲轉注施之他字而已窒卽以老字之部而論考可訓老老可訓考而耆亦訓老勢不能於老之下再訓爲耆是可以謂之注而不可謂之轉也推之耇考耋諸字益復格而難通矣鄭樵之論轉注就說文而復以己意推廣之分爲四類其前二類曰建類主義曰建類主聲大率從建類一首立論其後二類曰互體別聲曰互體別義大率從左右相注立論此亦從字形以論轉注者也其前二類能宗建類一首之語以求轉注較之諸家之說自爲有據惟中多雜入諧聲之字未盡精審其後二類以一字之結體或左右易位或上下易位各自有義卽爲轉注雖非沿左回右轉之說然多混入會意衡以考老之例非轉注之本義矣其於考老之說近是而非者若戴侗周伯琦之論轉注則專主於字形謂因文而轉注之然如所列側山爲昌（卽阜字）反人爲匕（音比與音化者別音比者篆文作匕音化者篆文作匕）反欠爲完（音既）反子爲去（音突）反止爲帀反正爲乏之類本在會意之屬豈可移以當轉注乎楊桓劉泰之論轉注則兼主於字義以爲二文三文四文轉相注以成一字使人繹之而自曉其義然合文成字之義卽鄭樵所謂三體會意趙古則所謂三四五體會意而乃以之當轉注又將置會

意於何地耶其不從考老之說者如張有毛晃趙古則王應電吳元滿諸家之論轉注又但主於字音以爲展轉其聲而注爲他字之用其大指以一字而同聲別義者爲假借一字而轉聲別義者卽爲轉注從儒多從之然卽以令長兩字而論號令之令與令善之令（皆去聲）同聲別義也使令之令（平聲）則轉聲別義也於假借與轉注果何所屬乎長短之長與久長之長（皆平聲）同聲別義也長幼之長（上聲）則轉聲別義也於假借與轉注果何所屬乎此必不可通之說也楊愼作轉注古音略極論轉注爲文字之變而推之於雙聲叶音並直指鄭樵爲謬其論似爲辯矣而主於轉音之說則發端已誤以之論通韻叶韻則可以之論轉注則非矣蓋轉聲之說卽說文所謂令長已包於假借之中今乃移假借之義作轉注之義明與說文相背固未可爲訓也至於趙宧光著說文長箋於說文考老之說又出乎諸家所論之外其論轉注自以爲能守漢儒所言近是矣乃惟以諧聲中之不轉聲者爲轉注尙未爲盡合卽如耆耋等字與考老並爲轉注衛恆徐鍇輩已言之宧光以同聲者爲轉注轉聲者爲諧聲故但以考（丂與考同聲）字爲轉注而耆耋（耆與耆旨與至與耋皆轉聲）字皆爲諧聲不得爲轉注豈唐以前相傳之說皆不足憑乎且轉注與諧聲之辨本不在轉聲與不轉聲若以諧聲中之同聲者皆爲轉注則是江河（工與江可與河皆轉聲）之類爲諧聲而瀟湘（蕭與瀟相與湘皆同聲）之類將爲轉注矣又豈可訓乎蓋宧光之說謂考老者乃以丂注老而非以老注丂考與丂同聲故得爲轉注而老部所領之字皆諧聲也夫丂字與老字在說文並爲部首考字入於老部而不入於丂部則老字爲建類之首明矣以老爲母注之爲

考卽從丂得聲凡同聲轉聲皆得聲也而仍合於老義則所謂同意相受也若論考老而先違說文之部首已與建類一首之語不合而諸誤皆因之矣是亦不可從也此數說者或以爲左右成文則偏主於形體或以爲彼此互釋則偏主於訓義或以會意中之反體者爲轉注或以會意中之合體者爲轉注而已與會意相混或以諧聲中之不轉聲者爲轉注而已與諧聲相混或以假借中之轉聲者爲轉注而又與假借相混皆未合轉注之本旨然此乃後人持論之歧出而要未可以爲說文之咎也夫說文考老之說最爲古義晉唐諸儒皆遵守之而無有異說然則欲定轉注之義仍當以說文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求之既曰建類一首則必其字部之相同而字部異者非轉注也既曰同意相受則必其字義之相合而字義殊者非轉注也說文於轉注特舉考老以起例而考字從丂得聲則必其字音之相近而字音別者非轉注也故轉注近乎會意而與會意不同轉注者以此合彼而不離其原義如以老凡字首从人者皆在老部說文謂之老省合丂爲考而考字仍與老字同義以老合㠯音疇爲耆而耆字仍與老字同義推之以老合毛爲耄而耄字亦卽老字之義以老合旨爲耆而耆字亦卽老字之義以老合句爲耇而耇字仍有老字之義以老合占爲耆而耆字仍有老字之義會意者以此合彼而各自爲義如止戈爲武而武字已非止字之義人言爲信而信字已非人字之義此轉注與會意之分也轉注又近乎諧聲而與諧聲不同轉注者彼與此本屬同意如丂字本有氣礙之象老人之哽噎似之故以老合丂爲考从丂得聲而仍與老同義

㠯字說文耆从㠯聲而說文但有㠯字从口㠯又聲訓誰也別無㠯字爾雅釋鳥及周禮染人註有㠯字爾雅㠯音儔周

禮註鬲爲直劉反劉音壽徐音疇張參五經文字鬲爲文牛反皆但作雉名而不詳鬲字之本義惟說文曶字从鬲从田象耕屈之形又以鬲即曶之省文而不別立鬲字據繫傳有之本有屈曲之象老人之傴僂似之故以老合鬲爲耆从鬲得聲而仍與老同義推之毛爲眉髮之義與老人之頭白有合故以老合毛爲耄釋名七十曰耄頭髮白耄耄然也从毛得聲而卽从老得義旨有意指之義與老人之指使有合故以老合旨爲耆曲禮六十曰耆指使釋名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从旨得聲而卽从老得義老人面黎若垢同垢故以老合句爲耆說文耆老人面凍黎若垢从老省句聲从句得聲而亦从老得義老人面斑如點故以老合占爲耆說文耆老人面如點也从老省占聲从占得聲而亦从老得義諧聲者彼與此一主義而一主聲如以水合工爲江工字本無水義而但取其聲以水合可爲河可字本無水義而但取其聲此轉注與諧聲之分也至於以轉注爲轉音尤易惑人蓋轉注又近於假借而與假借不同轉注者一義而有數文故耆考皆有老義而老亦可稱耆考耄耆皆有老義而老亦可稱耄耆假借者一文而有數義故令爲號令之令亦爲令善之令又爲使令之令長爲長短之長亦爲人長之長又爲長幼之長此轉注與假借之分也辨其所易混者而轉注之本位自出既與說文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正合而於衛恆徐鍇之說俱不至相背矣

吳先生夌雲

吳夌雲字得青號客槎嘉定人歲貢生嘗與陳令華同校說文竹汀養新錄頗采其說後館竹汀家嘗謂諸經所載半屬名物象數日用常事是亦古之方言乃取注疏釋文訓詁之互異者剖析義類舉近事以明之如詩是刈是濩猶鄉人所謂濩網煮樗皮汁以漬之也飲酒之飫卽今人以食哺兒曰飫書越玉五

重重卽種禮雖止不怠止卽遲左氏傳寤生之寤與遻通卽倒
產諸所解說多前人所未發嘉慶八年卒年五十所著十三經
攷異若干卷又有經說三卷小學說一卷廣韻說一卷後人爲
合刻之曰吳氏遺著 參史傳 陳璨 吳氏遺著跋後

經說

朵頤

頤初九觀我朵頤鄭王注及孔疏釋文並訓朵爲動案說文朵
樹木丞朵朵也袅雲謂朵从木从几几音殊鳥也今人謂鳥集
于木爲朵朵音多果反此古音也亦朵之本義也朵頤字本當作
丞頤作朵者同聲通借也說文丞艸木雘葉丞也大徐音是爲
切 說文音切並大徐增入後不復識別 埵涯唾皆从丞得聲知丞聲古與朵同初
九曰丞頤取下丞象其訓動者望文生義京作揣亦同聲相借
本當作耑禾旁譌爲手旁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上象其出地
量也一曰揣之耑訓箠也一曰揣度並兜果切从手从木二字
同義捶卽箠揣度卽量許君特交互言之無動搖義又說文媒
量也丁果切與揣同埵堂塾也丁果切與端同爾雅垝謂之坫
注坫端也

亂于河

禹貢梁州入于渭亂于河傳正絕流曰亂袁雲案吾鄉俗語有
曰亂縱橫亦曰亂橫蓋縱之中有橫者爲亂亂字本義始此大
雅涉渭爲亂又孟子一人橫行於天下朱子亦曰橫行作亂也
又說文爲治也讀若亂亂治也繚亂也古文作嬰从受與爲同
意是爲亂嬰三字同故廣韻變訓絕水渡也繚之言闌也故有
橫渡之義說文欒漏流也疑是亂流之音譌

芼之

闕雎左右芼之傳篹並云芼擇也案上文既云采之采實有擇義則芼不合又訓擇明矣爰雲謂芼當讀如內則雜兔皆有芼之芼鄭於禮注云菜釀也正義謂皆有菜以釀和之則芼之云者蓋謂以荇菜爲和羹之芼也說文艸部芼雖引此經爲證而訓艸覆蔓是不以爲左右芼之之芼而以爲維葉莫莫之莫耳古音芼讀如無

牖民

板天之牖民傳牖道也疏牖與誘古字通爰雲案說文羊部羨進善也文王囚于羑里在湯陰亾部羨相誚呼也重文作誘又作誘古文作羨徐鉉曰此古文重出蓋此四字當以羨爲正羨从羊从久久象从後致之形羊性很不从引則从後致之使前故以爲羨進之羨羨係後人所加蓋既以羨爲進善則世或有相引爲惡者故又从亾爲羨羨里之羨古亦作牖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譚長以爲上从日非戶也愚謂牖在室戶之西詩綢繆牖戶牖亦戶類故从戶戶所以啟明牖亦所引堂上之明于室也古即借羨後人以从羊不類故又作牖音則仍同羨也牖無交窗故孔子伯牛疾自牖執其手若有木爲交窗則不能矣牖但於壁上開孔以木爲匡故从片从甫聲者小徐謂古音甫蓋與父同聲故云甫聲也今徐本甫下無聲字此說恐未的

五行之穀

臣工迄用康年篹五穀豐熟疏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案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

王而死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其于黍稷麻菽皆不言所屬鄭注月令云麥實有莩甲屬木菽實莩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麻實有文理屬金黍秀舒散屬火然則春爲木食木穀夏爲火食水穀季夏爲土食土穀秋爲金食金穀冬爲水食火穀春與季夏及秋皆穀與時同行獨夏與冬穀相反者何也麥雲以說文推之當言麥屬金菽屬水稷屬木麻屬火黍屬土各取所畏之行制當王之氣慮其太過故制之使中和也知之者麥屬金許說也菽屬水鄭說也稷五穀之長禾嘉穀也嘉故得爲長禾既屬木則稷亦當爲木也麻實上銳下鈍象炎上形故以爲火黍之爲土未得其義但以上四穀既各專一行惟餘黍與土而已故以黍屬土又高誘淮南注云菽火也故夏生冬死

佛時

敬之佛時仔肩傳佛大也案說文奊大也讀若予違汝弼是古本有以奊爲弼者弓欲其曲不曲則弼道欲其直不直則亦弼直者曲之曲者直之必大異於本來故从大作奊而訓爲大奊是弼之本字說文既讀若弼則奊與弼同毛訓佛爲大是佛與奊亦同也錢少詹事曰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取同位之轉聲也

互物

鼈人掌取互物案龜鼈之屬名互物其義難知予友張華坪云易說卦離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此義與互物之互字可相發明離之爲卦上下皆陽中藏一陰龜鼈之屬皆骨在外肉在中骨陽也肉陰也兩骨連結不解正離卦兩陽外合一陰中含之象也然則於卦爲離於文爲互於物爲龜鼈之屬其義一而

已矣此說最爲精覈又鄭注莆胡二字不見經典凌雲謂莆當讀如左傳曼伯之曼胡當讀如詩狼跋其胡之胡謂龜鼈甲邊之緣也

啟會

士昏禮贊啟會卻于敦南注不訓會字案會卽蓋也上文云黍稷四敦皆蓋則此啟會卽啟蓋明矣會合也蓋與敦相合故卽名蓋爲會會蓋亦疊韻字

皋比

十年傳蒙皋比案皋亦作獏宣二年夷皋公羊作夷獏說文嗥或作獏襄十四年傳豺狼所嗥凡聲之大而長者曰嗥皋其本字也士喪禮皋某復三注皋長聲也檀弓且號者三號皋音義同號从虎号聲蓋虎聲也虎聲皋因名虎爲皋故地名虎牢轉爲成皋比皮音同

雕幾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案此注有脫譌幾通畿畿卽圻故少儀注作圻鄂此當云雕謂以丹漆飾之幾圻鄂也郭璞上林賦注彫畫也彫雕古通又哀公問注雕幾附纏之也

荅

憲問夫子不荅案說文荅小未也以爲未豆之名釋言俞畣然也郭云畣者應也亦爲然蓋以畣爲對荅之荅玉篇從之後世學者不復置辨爾雅釋文云畣古荅字然說文無畣字从田義亦無取凌雲謂荅古止作合惟釋詁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奔尙存古文餘皆借用荅矣說文合合口也从亼从口亼

訓三合是亼本有合義合訓合口蓋謂口與口相應合也杜元凱云合猶荅也則亦謂古荅字作合矣

清儒學案卷七十七終

天津徐世昌

朗夫學案

朗夫通達治體廉靜自持論者以爲乾隆朝廉吏第一雖不以講學名而研易理明禮制覈性情並切實用無虛空迂廓之談其爲切問齋文鈔一書適作耐盦經世文編之先導賢者舉措終有益於世也述朗夫學案

陸先生燿

陸燿字青來一字朗夫吳江人少寒苦以古人自期乾隆壬申舉人甲戌會試明通榜授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以戶部郎中出爲登州府知府調濟南府遷運河道晉按察使署布政使先是補外時銓雲南大理府繼遷甘肅西寧道皆以親老告近改

官山東至是母病必得先生侍側所苦少休乃陳情解任高宗
鑒其至誠温旨垂允奉母南歸夜不釋衣者六年遭喪服除四
十八年復爲山東布政使逾年授湖南巡撫五十年湖南亢旱
先生已病猶强起治事盲暑求雨積勞遂卒年六十三先生性
澹泊嚴義利之辨初至長沙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問其故曰舊
規也先生不受而命以其數平鹽價於時爲地方長吏者皆有
貢獻爭以奇珍自媚先生所貢惟尋常土宜當宁知其廉必受
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能爲禍福先生未嘗致一物也生
平不立講學名而精析義理洞達事物讀書一歸於實用嘗輯
經世之文爲切問齋文鈔三十卷其自爲文論禱祀曰士夫歲
時祭祀於祖宗之外妄及天神祆廟叢祠徧於民閒賽會迎神
繁費無度巫覡卜祝妄稱鬼神以惑愚民爲風俗害其論家祭

曰宗法不行廟制既失人但當各祭其高曾祖考爲便於俗而
宜於民不當人自爲禮家自爲尊人人盡祭其始祖以爲復古
而適以亂俗其言切於事理如布帛粟菽之可衣食也所著又
有山東運河備覽六卷濟南信讞四卷任城漫錄一卷甘薯錄
一卷大學合鈔六卷切問齋集十二卷 參史傳 吳江縣續志 松陵文錄 馮浩撰

墓志銘 張士元
書陸中丞遺事

切問齋文鈔序

道備於經詳於史經猶鵠也史册所載則古今射鵠之人也讀
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則固可無事於爲文
矣然自孔子之世即有老聃孟子之世即有楊朱墨翟遭秦焚
書經缺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騖學者惑於歧途而六經始晦
經晦而史家之予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旨迨唐昌黎韓

子出始闢老佛荀楊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其初也由其
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衞道者以成文自是唐宋諸儒之
務爲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或已然其弊也有爲訓詁之
文者有爲講說之文者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解釋既有
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掃摭
細瑣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
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訟無益毫毛此何爲者也道猶路也路
有實徑適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轍九軌之途參劇之市蕩
平正直周道如砥今舍而不由閉戶而談天道高座而說明心
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
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至如馳騖詞章
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
神爲此不急道不終晦矣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
與其所不必言不若以今人之所欲言與其必當言者以著之
文必也以經爲鵠以史傳中人爲同射之耦鵠有定也所以置
鵠之地無定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要以必赴乎所懸之的而止
及其命中百步之外或在正中或在邊際均之爲中小有參差
亦非大失又況事固有與古相違而於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
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衞徐邳以下矣言道而
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如謂今人之從
事於前所云云方竭其聰明才力尙未足與古人爲役而又安
能恣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而且可無背於道是則大不然也
方今名臣大儒接跡熙朝類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
或已見諸施行或尙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固與史傳中

人決得失於六經之圃固不慮序點公罔之喪之揚觶而廢然去也而又於爲文乎何有此則余切問齋文鈔之意也夫

文集

原善

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性之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閒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眞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性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之敢慕苟或焉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苟或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蘇軾學焉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李贄則苟或焉道絕跡於世矣乃苟或焉道而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苟或焉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歿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苟或焉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

也哉視善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眞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弒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耇成是人也乃眞以苟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苟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是故雖當陷溺旣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閒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直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容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知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移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循而行之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之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知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知信而每與禮知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以外君臣去父母屛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虛浮任誕以爲禮知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

效則怠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

肖屬

事有不可不尋其義者亦有必不可强爲之說者如世俗所云十二肖屬謂取不全之物鼠目少光牛少齒虎短項兎缺脣龍虧聰蛇無足馬虧膽羊上視虧瞳猴虧脾雞無外腎犬無大腸豬無筋宋王逵非之曰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跡午爲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爲陰俯而慈愛以牛配之牛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月之門二肖皆一竅兎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戌亥陰而拘守狗爲盛豬次之故狗豬配戌亥狗豬拘守之物也謂取不全者非也庶類萬物豈但十二況無義理何足信乎余謂王說亦非也凡古人所以紀數與其取象皆適然而遇之適然而名之耳昔有人以問王文恪公公曰此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貐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

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夫二十八宿有二十八禽今獨取此十二以相配蓋天官家恐人難以推算故於十二宮各立一宿以爲之主且亦止以赤道十二定宮言之若黃道有歲差太陽之退度則又於十二宮散星之形似者取以象之故子宮又有寶瓶象丑宮又有磨羯象寅宮又有人馬象卯宮又有天蝎象辰宮又有天枰象巳宮又有雙女象午宮又有獅子象未宮又有巨蟹象申宮又有陰陽象酉宮又有金牛象戌宮又有白羊象亥宮又有雙魚象焉凡此皆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近一儒者好言格物致知之學乃謂午爲馬向左而行則申酉金在焉故征馬向金而驅馳丑爲牛向左而行則歷金而至焉故耕牛繫金而躑躅卯爲兔坎盡酉中坎爲月陰陽相照故玉兔向西而望月酉爲雞離盡卯中離爲日陰陽相薄故金鳳向東而朝陽南北之氣正而長故牛馬之形大東西之氣偏而狹故豬羊之形小然尚屬方隅未若酉雞卯兔東西正位更爲微也鼠宜大而反小土剋故也故掘穴而藏於土夫向金驅馳繫金躑躅與夫玉兔金鳳詞既鄙俚且何以處夫龍蛇虎狗鼠爲土剋何以便小亥自爲土何以仍大於鼠既爲土剋何以復藏於土亦未能顯言其故又曰午爲火寅午一氣而午火出於三八之寅三生數而八成數木成然後火生故馬八月而生按家語大戴禮皆言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今云馬八月而生何所本耶甚矣世儒之膠柱而鼓瑟也

卦氣

諸家言易莫不善於以卦爻配時令蓋天有畸零卦無增減三

百八十四爻止可以配有閏之年而不足以定無閏之歲其術有以乾坤二卦配十二辰者有以十二辟卦配十二月者有以八經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者有以坎離震兌分主四時而六十卦畫配三百六十日其五日四分日之一均之六十卦以爲六十七分者支離牽合總非確義此卦氣直日之法朱子所以不取也而後之假易言數者又嘗屢變其說以求一當如史繩祖學齋佔畢欲依上下二經之次謂卦氣非起於中孚乃中孚起於甲子蓋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而上經三十卦盡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六甲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餘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四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如震離兌坎之例則是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也朱載堉

律法融通則欲以邵子方圖中震巽恆益爲羣卦之宗震春分巽秋分以風雷爲驗也益雷在內風在外恆風在內雷在外冬至夏至之象也除此四卦其餘六十卦以冬至日爲復初九而次之以頤屯既濟家人大寒日爲臨初九而次之以明夷賁損節雨水日爲泰初九而次之以大畜需小畜中孚春分日爲大壯初九而次之以歸妹豐離噬嗑嗑蹇雨日爲夬初九而次之以大有睽兌革小滿日爲乾初九而次之以履同人无妄隨夏至日爲姤初六而次之以大過鼎未濟解大暑日爲遯初六而次之以訟困咸旅處暑日爲否初六而次之以萃晉豫小過秋分日爲觀初六而次之以漸渙坎井霜降日爲剝初六而次之以比蹇艮蒙小雪日爲坤初六而次之以謙師升蠱近時潘稼堂檢討又欲據邵子圓圖位次以八純卦各統七卦而七卦之下

三爻則於純卦中除出三爻八卦共除二十四爻適得三百六
十爻舊以震離兌坎四卦之爻分主二十四氣而坎初六主冬
至九二主小寒六三主大寒六四主立春九五主雨水上六主
驚蟄今則以震之初爻主冬至二爻主小寒三爻主大寒離之
初爻主立春二爻主雨水三爻主驚蟄以艮坤之初爻主立冬
二爻主小雪三爻主大雪共三百六十爻則自復初爻至屯三
爻當冬至屯四爻至噬嗑三爻當小寒噬嗑四爻至无妄上爻
當大寒明夷初爻至既濟三爻當立春既濟四爻至豐上爻當
雨水離四爻至同人上爻當驚蟄以艮否初爻至晉三爻當立
冬晉四爻至觀上爻當小雪比初爻至坤上爻當大雪其爲說
益巧矣篤而論之天運循環節氣消長自鴻荒開闢已然伏羲
畫卦以聖合天就天視之已屬後起之端有卦爻亦然無卦爻

亦然天固無藉於易聖人作易所謂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
者亦止其大致如此非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之也後儒談
易乃似弈棋以天地爲枰六十四卦爲子黑白互爭東西易位
卒之於子徒勞於枰無補也無論其他卽邵子皇極之數學者
莫不推尊以爲精之又精亦終不可施之於用故黃梨洲嘗謂
皇極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
一運十二世爲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年
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
時爲三百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秒自大至小總不
出於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以挂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
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共爲三百六十
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於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

寓閏法於其間不論運世年月時莫不有閏推求其說多有可
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爲三百
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自閏歲言
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按之於法辰法三百六十
其數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
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億
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
六元法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一萬皆成數也在一月
爲三十日於朔策强二千一百六十於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
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於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於十二
朔實强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既已不可施用乃於二氣相接之
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數然三百八

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月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
滿於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
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也豈可通乎且所
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此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之
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
之名而無閏之實也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
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
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
齊之其畸零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
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氣策六萬
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
運世庶乎可通耳易與天數本難强通其說雖煩終於鶻突而

不可用也

天度

天無體以列宿爲之體無宮度之分以歲月爲宮度之分蓋一歲有十二月故分天爲十二宮十二月有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故分十二宮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人以歲月日時定天度非天有宮度以示人東宮蒼龍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房四星心三星龍尾九星箕四星北宮玄武南斗六星牽牛六星須女四星虛二星危三星營室二星東壁二星西宮白虎奎十六星婁三星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參旗九星觜觿三小星南宮朱鳥東井八星輿鬼四星柳八星星七星張六星翼二十二星軫四星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斗建在子自婺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曰玄枵之次於辰在子斗建在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曰娵訾之次於辰在亥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斗建在巳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斗建在午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斗建在酉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斗建在亥其分度則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北九十

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觿二參九西八
十度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南
百一十二度此漢志之文也據今時實測則赤道角十二度一
十分亢九度二十分氐十六度三十分房五度六十分心六度
五十分尾十九度一十分箕十度四十分斗二十五度二十分
牛七度二十分女十一度三十五分虛八度九十五分危十五
度四十分室十七度一十分壁八度六十分奎十六度六十分
婁十一度八十分胃十五度六十分昴十一度三十分畢十七
度四十分觜五分參十一度一十分井三十三度三十分鬼二
度二十分柳十三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十五
分翼十八度七十五分軫十七度三分王奕曰天體沖漠其度
難別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日之所躔或多
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
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旁非無
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夫其得度闊狹非舉一
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而言之合距杓星爲
度而今距魁爲度杓二星則入於箕蓋南斗六星之中杓二星
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五度十九
分強古人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而已

斗建

北斗七星在中宮紫微之垣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機四曰權
五曰衡六曰闓陽七曰瑤光天官書謂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
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故斗
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

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淸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盛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至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加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故十一月日冬至周書惟一月旣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微陽動於黃泉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凡一節氣又分三候故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淸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駕又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

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苨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坏戶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鞠有黃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先儒固謂周書之說不無太泥然五日一候乃是甲子一週凡三週而交一節氣二十四節氣而成一歲節氣之交否雖有權土炭候葭灰諸法而要憑斗建爲準故曰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也沈果堂曰周初距今約二千七百年今南至斗建亥中而贏辰三十度强約七十年餘差一度周初之建當子中而不及使上之數百年而南至昏建丑初下之千餘年而南至昏建亥末則中氣之月斗轉指兩辰間無中氣之閏月斗轉指一辰中皆與周初法象相反而不可用所以虞夏書不載斗建而東漢以來亦但存用建之名耳

歲星

歲星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之一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史記本文甚明晉灼注乃據淮南子以爲太歲在四仲歲行三宿四孟四季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周二十八宿那氏王登固嘗議之而余以爲此不待他說而明也即二十八宿度分言之蒼龍七宿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朱鳥七宿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白虎七宿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玄武七宿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二十五分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如謂四仲之歲必歷三宿則卯年行三十九度二十五分午年行四十一度酉年行四十度子年行二十五度而四孟四季之年亦無不多寡懸殊疾徐不等矣推求其故史元有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之文遂誤以爲必歷三宿然後可以符十二年一周天之期不知帝王世紀卽以女八度至危十六度爲玄枵之次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之次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之次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不拘拘以三宿之全居子午卯酉之一宮也又二十八宿分經從赤道極出綫至赤道止而諸宿自依黃道而行每日每刻皆有參差積之既久各離本次平運之中不免推移故觀乎東井之多觜觿之少則知二宿三宿不得以定數强求日月五星各有遲速恆星之天亦積六十七年而差一度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

一周則知諸宿之行亦且不常厥居天官之書本自明析惜乎晉灼之誤引爾

納甲

世有所謂納甲者其術以八卦配一月之候蓋邵子先天圖方位之所從出也法以乾納甲壬甲一壬九陽數之始終也坤納乙癸乙二癸十陰數之始終也乾一索得男爲震納庚坤一索得女爲巽納辛陰陽起於下也乾再索得男爲坎納戊坤再索得女爲離納己陰陽交於中也乾三索得男爲艮納丙坤三索得女爲兌納丁陰陽極於上也所以知者坤初爻變而爲震月初三夕見於庚方故以震納庚再變而成兌月初八上弦夕見於丁方故以兌納丁三變而成乾乾者純陽之卦當光滿之候十五對日而照甲故以乾納甲乾初爻變而成巽月十八平明見於辛方故以巽納辛再變而爲艮月二十三下弦平明見於丙方故以艮納丙三變而成坤坤者純陰之卦當晦朔之交平明與日會於乙方故以坤納乙坎納戊離納己居中而無位故離附乎陽而分納乾之壬坎附乎陰而分納坤之癸參同契曰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蒙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巳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輝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又曰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明潛潭見象發散清光昴畢之上震生爲徵陽氣

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道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運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與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輾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此蓋牝牡汞鉛交媾烹煉之術而託於易以爲說者奈何言天者取之言易者亦惑之哉

納音

納音之說或者以爲風后所遺然不可考矣其術以十干十二支納五音而審其所屬之音一言屬宮爲土三言屬徵爲火五言屬羽爲水七言屬商爲金九言屬角爲木假令求甲子所屬則子屬庚從甲至庚得七七言商則甲子屬金矣求丙寅則寅屬戊從丙至戊得三三言徵故爲火求戊辰則辰屬丙從戊至丙得九九言角故屬木五行之氣始於甲子甲子屬金以金木土火水爲序也王逵曰金爲氣母天體金也人肺管攝諸藏亦金也大言天地小言人身莫不先受乎氣故金爲五行之先而一陽始出之震亦先納乎庚也羅泌曰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配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爲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爲君子丑爲臣子丑甲乙合而爲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絕絕中受氣惟相配而取之爲不同耳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

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旺之地故甲子乙丑爲海中之陽金陰生於午火旺之地故甲午乙未爲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爲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爲陰匹陽從甲至庚得七七爲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數其干不數其支而今之術者則又謂納音乃大衍之數先布大衍四十九在地次將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乃屬四依數除之除而不盡又將五行之數除之餘一爲水二爲火三爲木四爲金五爲土一生木二生土三生火四生水五生金是謂納音且如甲子乙丑除三十四尙餘十五以二五除十則餘五屬土土生金是甲子乙丑金也丙寅丁卯除二十六尙餘二十三以四五除二十則餘三屬木木生火是丙寅丁卯火也婁景以前初無金在海中火在鑪中之說云

孤虛王相

龜策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越絕曰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此孤虛王相之所出也注謂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卽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卽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王者木旺於春火旺於夏金旺於秋水旺於冬土寄王於四季相者甲乙旺則丙丁爲相木生火也

丙丁旺則戊己爲相火生土也戊己旺則庚辛爲相土生金也庚辛旺則壬癸爲相金生水也朱子曰孤虛以方位言王相以時日言饒雙峯則謂木旺則火爲相金爲孤水爲虛故兵家有依王乘相背孤擊虛之說然如甲子旬中無戌亥戌屬火亥屬木是不得爲孤矣戌亥相對之辰巳辰屬水巳屬金又一孤而一虛矣而地理家言又專以納甲方位爲說謂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養故乾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陽是謂純陽不生乾納甲故乾甲皆爲孤坤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陰是謂純陰不養坤納乙故坤乙皆爲虛離以中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陽亦純陽不生離爲火納壬十二支寅戌亦火故離壬寅戌皆爲孤坎以中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陰亦純陰不養坎爲水納癸十二支申辰亦水故坎癸申辰皆爲

虛震以下爻爲成卦之主下爻陽而上爻陰陽得陰配而生震爲木納庚十二支亥未亦木故震庚亥未皆爲旺兌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爻陰而下爻陽陰得陽配而養兌爲金納丁十二支巳丑亦金故兌丁巳丑皆爲相巽以下爻爲成卦之主下爻陰而上爻陽陰得陽配而養巽納辛故巽辛皆爲旺艮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爻陽而下爻陰陽得陰配而生艮納丙故艮丙皆爲相所以乾甲離壬寅戌爲孤坤乙坎癸申辰爲虛巽辛震庚亥未爲王艮丙丁巳丑爲相又與從古相傳之法大相徑庭宜乎其無一驗也

復戴東原言理欲書

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

則駭名之一念實爲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儒而已於是莫不以理名學如前世所譏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者其來已非一世繇理學之名可以虛附故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惟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行社倉復水利蠲稅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惠愛於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册以爲理學眞儒之左契則矍相之圃勵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則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己有恥田賦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沈迷大寐之晨鐘而不貴言性言命存天理遏人欲之虛談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

書昌黎原性篇後

荀悅申鑒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性無善惡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則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性善惡混則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昌黎韓子原性之篇蓋本於此或謂諸子言性惟公最得孔氏之旨或又言既知所以爲性者五則性非善而何余竊以爲皆非也嘗聞之歐陽子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

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子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子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愼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愼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歐陽子之言如此今使韓子不作原性固無傷於韓子與雖作原性而不知所以爲性之五即是至善亦不足定韓子之優劣蓋其大端在焚佛骨驅鱷魚折王廷湊區區文字之得失固有所不足深計者崑山顧氏曰竊歎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

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孔子而門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是時姚江之學猶盛故顧氏激論如此今此風亦稍衰矣然猶執原性一篇妄議古人故特述歐顧兩家之說以爲讀昌黎集者擇焉

書日知錄後

此書稱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厤書太初元年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敍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序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近寶應王白田先生懋竑非之曰按書詩春秋傳國語戰國策其紀年雖不以甲子而亦無有以閼逢攝提格爲歲名者惟呂氏春秋有歲在涒灘賈誼鵩賦有單閼之歲之語疑出於戰國時星家別爲之名故史記厤書以是紀年而他記傳則略無所見甲子厤術篇與天官書亦有不同而漢志所書亦小異則爾雅所云已不盡可據況爾雅博士立於王莽時王莽最爲慕古而其下書云癸酉云庚辰云辛巳不以歲陽歲名則可知古之不以歲陽歲名紀歲也索隱謂爾雅近代之作故與史漢志有不同者則不知古人紀歲從

爾雅所云乎抑從史漢志乎爾雅亦有月陽月名史麻書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固一例也可謂古人以月陽月名紀月乎古人簡質紀年但以一二數而不及甲子且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則是先有甲子乙丑而後附爲之名不知古人何以支贅若此乎以顧氏之博學而所引據止呂氏春秋賈誼賦及許叔重說文後敍亦可知前之一無所據矣斯二說者余懷之有年矣今於楊升庵集中又得一條其言曰歲陽名始見於爾雅後世相傳以爲古甲子余疑其非何也簡册之古莫如典謨其次易卦爻辭其次毛詩其次諸子尚書辛壬癸甲易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又朔日辛卯殷人以生日名子十干皆備至春秋紀年則昭然不紊不聞有一字及於爾雅十干之異名也獨史記厤書紀漢武帝以來見之意當漢世術家創爲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亦信而好古之意慎初以爲是今疑其非願與有定見君子商推　按楊氏謂漢世術家創爲此名則不應先見於呂氏春秋而王氏疑戰國時星家爲之是也又謂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蔡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則置三公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

公漢伏公湛宋公弘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
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
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
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
書若衞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
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
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何其濫與又
曰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
遠公惠遠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
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
相與字之則不復公之矣江西王于一猷定曰據云非三
公不得稱公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稱公此而爲僭則齊

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爲楚之邑
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其號耶此說之不能
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驪山中道多遁散謂衆曰公等
皆去吾亦從此逝矣此以卑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媼
曰公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鼂錯議削六國錯父
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遂指其十
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溷公古樂府題有公無
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若所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
類必以其名冠之是矣然公既定爲三公之稱公侯釋徒迥不
相及以王公之號加之緇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陳以
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甫之稱旻公贊公
又何以說耶嗚呼著書若日知錄者猶不能無遺議淺學之士

率然以操觚自命豈可不深鑒於此乎

蒿庵書院碑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蓋屋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編紓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寧人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鳴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眞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回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頹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

經費合併於此襲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濂源書院比盛議旣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玨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孺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興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摭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附錄

先生嘗謂人曰君等營營不自立畏餓死耳不知能餓死人已立矣（吳江縣續志）

先生篋中藏敝絮衣一襲旣貴時展視流涕曰此吾風雪中就塾師讀吾母分已衣中絮足之以衣我者也（同上）

乾隆三十九年秋壽張奸民嘯聚距濟盜二百里總河率兵往勦城中空虛或議閉門以防賊至先生曰鄉民入城者衆何忍拒之乃洞開重闉身坐其間稽察容納募民兵授以守禦之方賊偵知有備不敢南嚮（金學詩撰行狀）

先生初至長沙夜夢賦詩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至今士民揮涕誦之（同上）

程魚門曰先生於學問考訂心平而識明不爲爭辨叫囂而析理分條事之得失自見其閒二氏紬星命譏讖緯咸守正則論易則宗輔嗣伊川而於先後天圖及漢儒飛伏世應之學掃除

殆盡若其濬泉河豫倉穀設保甲禦盜賊諸書施之實用旦夕可收厥效文雖不多而經術諸著置之羅鄂州金仁山及近賢陸陸堂沈果堂集中不讓後先也經濟之文置之宗忠簡于忠肅王文成集中弗愧幹略也程晉芳撰切問齋集序

朗夫交游

沈先生彤　別爲果堂學案

王先生元啟　別爲惺齋學案

戴先生震　別爲東原學案

程先生晉芳　別見大興二朱學案

趙先生佑

趙佑字啟人號鹿泉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先生五歲而孤家甚貧有勸廢學者其母執父命不可遂能砥礪以成素業服官四十餘年清敏自矢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兩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歷任山東江西安徽福建學政使車所莅甄錄試卷夜以繼日晚年遂患目眚然日晡時猶於窗下映光校文不少休性嚴厲每面斥人過然自處則甚謙下著有尚書質疑二卷尚書異讀考六卷詩細十二卷陸氏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二卷讀春秋存臺四卷春秋三傳雜案十卷四書温故錄十一卷逸書考口卷讀書雜識三卷朱傳異同考三卷清獻堂詩文集十卷嘉慶五年卒年七十有四參史傳杭州府志

朗夫從游

胡先生祥麟

胡祥麟字仁圃秀水人嘉慶癸酉舉人少從朗夫先生游講求

實學好深湛之思讀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衍其義爲易消息圖說數萬言警石尤推重其所爲古今體詩參嘉興府志曝書雜志

清儒學案卷七十八終